

民盟书画

汪观清——丹心绘时代 长卷寄乡情



在中国美术界,有一位艺术大家,他早年创作《红日》《雷锋》等连环画,成为影响几代人的文化记忆。他情系故土,把故乡的四季风华画进60米的长卷,绘就了一幅《梦里徽州》,让历史记忆、徽州山水与人间烟火,在岁月长河里留下不朽篇章。他,就是汪观清。

少年逐梦

1931年,汪观清出生于安徽歙县金滩村,11岁跟随父亲到上海生活,后来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成为一名专职画家。当时出版社云集了上海最早的一批连环画创作者,号称“一百零八将”。汪观清是出了名的“快手”,别人每天画8小时,他画12小时,很快在上海连环画界崭露头角。

笔绘时代

1963年初,汪观清正全身心投入连环画《红日》的创作。上海《新民晚报》编辑找到他,希望把一位普

通战士的事迹绘制成连环画。起初因任务繁重,他本想婉拒,可读到战士的事迹后,便再也放不下了。汪观清改变主意,此后每天画到深夜,一笔一笔描摹战士的眉眼,刻画坚定的神情。这位普通士兵,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雷锋。

70多年来,汪观清一共创作了80余套连环画、上万幅画稿,2000多幅插图。仅连环画作品,总发行量就超过了1300万册。《雷锋》《红日》《南京路上好八连》等经典作品,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无数人成长过程中抹不去的记忆。

画牛寄情

汪观清被誉为画坛“牛魔王”。画牛,源于他对母亲最深情的牵挂。母亲属牛,一生勤劳善良,默默耕耘,像老黄牛般扛起家庭的重担,徽州女人的坚韧与温柔,都藏在汪观清的心底。画牛成为他笔墨生涯的重要主题。

他从书法“永字八法”中汲取灵感,一次蘸墨,巧用笔尖、笔腰、笔肚,轻重快慢间生出浓淡枯湿的节奏。笔下之牛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墨韵里藏着母亲勤劳坚韧的身影,也寄托着对普通民众坚韧品格的敬意。

长河入梦

1988年,母亲过世两年后,59岁的汪观清随女儿移居加拿大,在海外的日子里,那份母亲离世的伤痛与游子孤寂,始终萦绕着他。思乡心切,落笔画下的,大多是家乡的山水。

回到中国后,汪观清历时5年绘就60米长卷《梦里徽州》,2010年亮相上海世博会。这幅长卷画出了10多个徽州村庄,描绘了700多个人物,囊括了近百个风俗故事,白墙黛瓦、新安江水、人间烟火尽收笔下,诉说了游子无尽的故乡思念。这幅长卷被人们誉为徽州版的《清明上河图》。



如今,老人有一个心愿,把《梦里徽州》前后各增加20米,新增画卷将从桃源村起笔,沿新安江水系展开。宏村的月沼,西递的牌楼,这些徽州标志性景观,都将补充进《梦里徽州》长卷中。

从连环画到百米长卷,这位执着追梦的老人,用一支笔绘就红色经典,绘就明月山河,绘就烟火人间,绘就游子最萦绕心间的乡愁,虽在尺幅之上,却见得万年高山。

(本文转载自 CCTV4《华人故事》,汪观清系上海民盟书画院院长)

那是好多年前,大姐打电话来说,父亲身体越来越差,已经七八岁的人,怕是活不了几年了,你抽空回来看看吧。我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决定回家好好陪陪父亲。

见到父亲后我就问他:“你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事情?”这真有点让他留下临终遗言的意思。父亲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想看看飞机。”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虽然把子女都拉扯成人,翻过大山走进了大都市,但是他一直留在村子里,成了我们这些游子的坐标,成了迷茫人生的灯塔。

小时候与父亲一起在地里种庄稼,天气特别好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个指头蛋子那么大的亮点向前移动。我们知道那是飞机,便放下手中的活,抬起头目送着飞机消失在广阔的天空。

当时,这是山里人与远方唯一的联系。我告诉父亲,等我长大了就去开飞机,从村子上空经过时,给家里扔一封信下来。少时的梦并没有实现,但每每坐着飞机从群山上升,我都会想,这身下是否就是我的故乡?是否有父老乡亲在田头张望?

对于父亲要看飞机的愿望,我是不满的。我说:“你一辈子还没有坐过飞机,我带你去坐一次吧。”但是父亲拒绝了,说自己坐拖拉机都头晕,真实的原因是他从大姐那里了解到,坐一次飞机要花上千块钱,这可是他一亩地一年的收成啊!

没有办法,我就带他去看看飞机。那天,天气不错,我开了200公里的路,翻过秦岭来到咸阳机场。但是可以看到停机坪的地方不允许停车,我只好开着车绕着机场慢慢地转圈。父亲实在过不去,就指着远远的地方说:“我看到了,那个白色的不就是飞机吗?”父亲看到的确实是飞机,但是只能看到半个身子,而且距离太远,飞机像一只抱窝的老母鸡可怜巴巴地卧在地上。老天有眼,正好有一架飞机要降落,从我们的头顶滑过。父亲张着嘴,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我回到上海后,大姐再次打电话说,从西安回去父亲一直很开心,见到村里的人便说,飞机好大呀,两个翅膀比两间房子的屋顶还要大,从天上飘下来的时候和老鹰一样威风,我们家喜娃子回塔尔坪或者去上海的时候,都是坐在老鹰的肚子里。

听了大姐的话,我的泪水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父亲要看的哪里是飞机呀,分明是儿子回家和离家的姿势。

有一年清明前夕,我到西安开会,趁机回了一次塔尔坪,给母亲和哥哥上了坟扫了扫墓。我好多年都没回家扫过墓了,所以父亲十分意外地问,你哪来的时间?我说,是顺便的,在西安出差。父亲说,你是坐汽车回来的吗?大姐告诉我,我是坐飞机回来的。

父亲自豪地说,难怪了,上午有一架飞机从塔尔坪飞了过去。我说,天上有很多飞机,能坐飞机的人更多,又不止我一个人。父亲说,上海在东边,塔尔坪在西边,从东朝西飞的飞机,我就看到一架,不是你还有谁?

按照父亲的口气,整个世界似乎只有儿子才有资格坐飞机,只有儿子回家是从东朝西飞。我真想告诉父亲,即使我坐着当天的飞机,也不见得会从塔尔坪的上空经过,何况自己还是几天前回来的。但是为了维护父亲的美好想象,我只是笑了笑,再也没吱声。

父亲又问了一些有关坐飞机的情况,包括坐一次多少钱,要多长时间,飞机上会不会头晕。我告诉父亲,有机会他一定要坐一次飞机。估计是年事已高,很多事情都想了,父亲的态度也就变了,说如果能坐一次飞机,那就不白来世上一趟,塔尔坪多少有本事的人,临死也没有坐过一次飞机。

父亲坐过的交通工具,只有摩托车和拖拉机。除此之外,他一生的路都在地上,是靠着双脚踏行的,或者说父亲一辈子还没有离开过地面。所以,我下定决心,尽快让父亲离地飞行一次。

对于父亲要乘坐的那趟飞机,我提前做了一些功课:座位必须靠着窗子;飞行时间不能放在晚上,不然只能看到星星,和站在地上也没有什么区别;根据天气预报,必须选择晴天……老天爷很帮忙,那天下午天气十分晴朗,没有一片乌云,也没有一丝白云,天蓝得像一块玻璃。

唯一遗憾的是,赶到咸阳机场办理登机牌的时候,已经没有三个连在一起的座位,而且没有一个靠着窗子的。好在身边的那位男士,听说父亲是第一次坐飞机,很绅士地和我们换了一个位子。

从咸阳机场起飞后,飞机就冲上了天空。由于天气绝佳,地面上的景物虽然变小了,但是像一张地图一样,田地河流清晰可见。父亲看到地面上的人流,第一句话是“跟蚂蚁一样”。随着飞机向前,窗外清清楚楚地映现出了脚下的群山,群山上覆盖着一层白雪。

父亲问我,这是什么山?我告诉他,这是秦岭,我们家就在秦岭山中,过去的几十年他就在身下的山中,种庄稼,养牲畜,看飞机,想儿子。等一会儿,我们将从自己家的上空飞过。

父亲本已有些头晕,听我这么一说,立马打起了精神,直直地朝窗外看着。他说,他想想自家的房子和自家的几亩地,说不定还能看见邻居家的那条可恶的老黄狗。虽然窗外的江河大树,随着飞机的拉升,慢慢地被距离忽略掉了,除了山头与白雪,什么也看不清了,连蚂蚁也不是了,父亲还一直坚守着,直到结束了整个行程。

下飞机时,我问父亲看到什么没有。父亲说:“没看到,不过,飞机从头顶飞过时,老家的人肯定看到了。”我明白,老家看到的,只是指头蛋子大小的一个亮点,一个指头蛋子大小的远方。

在这小小的远方之中是我的父老乡亲。

(作者系民盟上海市普陀区委员会盟员)

回家的姿势

●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陈仓

新书推荐



在上海城市文化的记忆中,滑稽艺术始终是一种温润而有力的存在。近日,由吴国庆主编,上海艺术研究中心组织编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笑艺无双——纪念滑稽艺术家吴双艺诞辰一百周年艺术坛回忆》正式面世。这不仅是一部纪念文集,更是一份关乎艺术传承与城市记忆的重要文献。

本书以2027年吴双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为时间节点,系统梳理其半个多世纪的艺术人生与创作轨迹。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我的父亲吴双艺》由其子吴国庆先生执笔,将一位艺术家的成长、挣扎与荣光娓娓道来。下编《文字中的吴双艺》则从另一维度展开——它汇集了吴双艺的艺术论文、剧作文本、纪念文章及同行回忆,并辅以详尽的从艺年表。

翻开《笑艺无双》,读一段盟员父子“甜蜜的回忆”

● 民盟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 吴国庆

1984年2月,在父亲的引导下,我有幸进入了民盟上海市委机关工作。记得父亲在我去民盟报到时再三叮嘱:“民盟是个中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政党,各路精英人才济济。你一定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在那里有你一辈子都学不完的东西。”那年我正好30岁。父亲说他是1956年9月加入民盟的,这一年他也是30岁。父亲很看重民盟组织,与民盟的感情很深。

20世纪50年代,他除了随恩师姚慕双、周柏春创建的蜜蜂滑稽剧团演出滑稽戏外,还经常跟随周柏春老师应邀赴各种场合表演独脚戏。有一次,民盟上海市委开联谊会,父亲随民盟市委组织部的一位负责人等候周柏春老师。在攀谈中,他亲昵地对父亲说:“小吴同志,我早就认得你了,你和周老师为我们民盟演出过好多次了。”彼此一见如故,越谈越亲近。他问父亲:“你是盟员吗?”父亲羞涩地微微摇头不语。他热情地说:“欢迎你参加我们民盟组织!”此时,父亲腼腆地点头致谢。因为父亲知道民盟是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成员都是专家、学者、教授、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等。自己乃无名小卒,岂敢有此奢望。事后,父亲才知道周柏春老师早已为他做了介绍入盟的准备,结果父亲如愿以偿地参加了民盟组织。

2006年8月,在庆祝民盟上海地方组织成立60周年、父亲入盟50周年时,他撰稿给《上海盟讯》:“感谢恩师周



▲1978年,吴双艺与两位师父姚慕双(右)、周柏春(左)合影

柏春不仅在艺术上对我悉心传教,政治生活中更是对我关怀备至。”参加民盟后,周老师培养父亲担任民盟上海蜜蜂滑稽剧团支部委员会副主委,协助主持盟务工作。

最激动人心的是父亲第一次代表支部出席民盟市委召开的文艺界代表座谈会,由时任民盟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寿进文主持。当时父亲环视周围认识的都是著名艺术家:有京剧界的董芷荃、李桐森、言慧珠,越剧界的戚雅仙、毕春芳、陆锦花,沪剧界的丁是娥、邵滨孙、解洪元、石筱英,评弹界的唐耿良、姚荫梅、杨振言,电影界的刘琼、王丹凤、吴茵……真是群英荟萃,大开眼界,父亲欣喜若狂。会上发言争先恐后,十分踊跃,气氛热烈,群情激昂。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光荣历史传统,谈到本人的思想、业务、生活、学习,以及如何搞好盟务工作,做好党政

的助手……父亲说,那晚回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整夜未眠。这就是民盟组织给他的第一课,教育内容之广,影响之深,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父亲曾经连续出席了民盟第七、第八、第九届盟员代表大会,又接连三届被选为民盟上海市文化局总支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同时多次荣获盟市委颁发的盟务工作积极分子称号,1985年被民盟市委委任民盟市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很自豪地说,在社会上影响较深的一次活动是1985年2月,民盟市委为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在人民大舞台组织的一场义演。上半场,在众多音乐、舞蹈、曲艺节目中,他和翁冬表表演的独脚戏《啼笑皆非》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快笑声。下半场的演出大轴是由京剧、电影、滑稽演员串演的《法门寺》。京剧名家李善华饰演宋巧娇、关栋天饰演知县赵廉、冯奇饰国太,蒋天流饰刘媒婆,父亲饰刘公道。京剧艺术家艾世菊前辈一字一句为我父亲撰写台词,伊鸣铮老师手把手地教我怎么举手投足。演出后,父亲得到了民盟市委副主委、著名艺术家杨村彬先生的赞赏:“双艺,多才多艺啊!”

父亲退休后,上滑民盟支部主委的接力棒交给了师弟何双龙,并推荐他为民盟十大代表。每当父亲回顾入盟后的日日夜夜,桩桩件件,他总是感到很幸福。他说:“这是多么甜蜜的回忆啊!”

(作者系民盟上海市委机关总支盟员)

老杨说文博

化干戈为玉帛 玉如何塑造了中国的君子文化?

● 文博科普博主 杨学涛

翻开字典,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汉字里带“王”字旁的字竟然有1100多个。但你仔细看看这个“王”字旁,其实绝大多数是“斜玉旁”,环、玲、珍、珊、珠、琼、琳、瑶……这些字,左边写的虽然是“王”,意思却都和宝贝、玉石、美好有关。这不禁让人好奇:为什么玉在中国文化里,地位竟然比“王”还要高?

其实,玉文化不仅仅是关于一种矿石的文化,它更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从远古的通神法器,到帝王的力量象征,再到君子的道德标杆,玉是如何一步步“化干戈为玉帛”,塑造了我们独特的君子文化的呢?我们先从一个字说起——“国”。

在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里,“国”字写作“或”。它由三部分组成:右边的“戈”(武器),左边的“口”(城邑),横代表“土地”、“疆域”。这个字形很直白:用武力(戈)去保卫城池和土地,这就是最早的国家概念。那时候,谁的拳头硬,谁就有话语权。

但最耐人寻味的,是我们现在用的简化字——“国”。1956年,新中国在制定简化字时,将内部的“或”换成了“玉”。这背后蕴含着怎样深邃的政治哲学呢?这其实是一场从“武力守土”向“道德治国”的华丽转身——将“戈”换成“玉”,寓意着“化干戈为玉帛”,它象征着国家不再仅仅依靠暴力机器来维持,而是寄托了人民对国家如珍宝般的珍爱,以及对道德理想、社会和谐的追求。用“玉”代替“戈”,正是这种“德政”思想在文字上的最高体现。

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风雨雷电充满了敬畏。那时候,玉是沟通天地的神器。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良渚文化的玉琮,都是巫师手中的法器。人们相信,玉这种温润、不朽的石头,是神灵可以依附的圣物。

到了夏商周三代,社会结构变了。统治者不再满足于仅仅代表神,他们还要代表国家。于是,发生了著名的“绝地天通”——统治者垄断了与神沟通的权力,把玉器从祭祀的祭坛上搬到了政治的殿堂里。这时候的玉,变成了“礼

器”,天子用什么玉,诸侯用什么玉,都有严格的规定。玉成了等级制度的物质载体,它冰冷、威严,象征着不可逾越的权力象征。这时候,玉是“王玉”,是统治者的工具。

可以想见,如果玉文化只停留在“王玉”阶段,它就可能随着王朝的更替而消亡,但中国玉文化最伟大的转折点,就在于它随后还跨越进了“德玉”时代。

周朝建立之后,武王夜不能寐。因为他知道光靠武力(王玉)是不够的,只要殷商遗民不服,政权就不会稳定。于是,周人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念:“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意思是说,上天不保佑血统,只保佑有德行的人,只要武王有德行,就不用担心政权不稳。这时候,玉的角色再次发生质变——既然天命靠德行维系,那么象征权力的玉,就必须转化为象征德行的玉。

后来,孔子提出了“君子比德于玉”,玉不再仅仅是冷冰冰的政治符号,而是被赋予了人性的温度。而后来,东汉的许慎将孔子的十一德简化为了五德:润泽以温——这是仁爱(仁);表里如一——这是义气(义);其声舒扬——这是智慧(智);宁折不弯——这是勇敢(勇);锐廉不伤人——这是高洁(洁)。

玉从“死的礼物”变成了“活的德性”。从此,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佩戴玉器不再是贵族的特权炫耀,而是君子时刻提醒自己修身养性的“镜子”。

行者无疆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考察时强调: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心。红旗渠精神,究竟讲述的是什么?带着疑问与好奇,我跟着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上海中华文化学院)第八期“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研修班的同学们一起,踏上了前往河南林州的寻根之路,走进60多年前那段令人唏嘘又惊叹的岁月里……

一锤一钎刻画出的生命线

在红旗渠纪念馆的展厅里,一个被取水绳磨出条条深沟的古老井盖,像一张无声的嘴巴,诉说着那时林县人民对水的渴望。从明朝正统元年(1436年)起,林县在514年间发生自然灾害100多次,其中大旱绝收达30多次。

面对严重的旱灾和穷山恶水,林县县委并没有退缩,而是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引漳入林”的重大决策,带领全县人民凭借一锤一钎、两只手,苦战10个春秋,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硬生生削平了1250个山头,开凿出全长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是人类意志对抗恶劣自然的伟大胜利,更是党群一心、同甘共苦的壮丽史诗。

功不唐捐终成山河回馈

沿着太行山崎岖的蜿蜒小径,我们一行人步行3公里前往红旗渠总干渠——青年洞。站在洞口向崖壁上眺望,那些刻在岩石里的层层凿痕,仿佛仍在迸溅着当年的星火。当时,为了攻克这段极为艰难的地段,300名青壮年组成突击队,在没有现代化机械和充足口粮的绝境下,靠绳索荡身在悬崖峭壁上凌空除险,冒着随时可能牺牲的风险,用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硬是凭借血肉之躯将616米的隧洞凿通。“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没有路,就劈开山。”这便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坚韧不拔。太行山一行让我们对红旗渠精神内涵有了最直接、最具体的感悟。

将青春镌刻在太行山上的时代丰碑



信仰与品格铸就不可朽丰碑

红旗渠精神研究中心主任元涛在授课时提到:红旗渠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集中体现。红旗渠之所以能流淌60年而不竭,不仅因为它浇灌了4700余万亩次的良田、带来80亿斤的粮食增产,更因为它是我们党不忘初心、勇担使命的生动实践,是在极度匮乏年代里信仰与品格铸就的不朽丰碑。

有幸,我与其他7个班选出的党员代表们一起,参与了沉浸式的体验。台上,当我饰演的李改云认真领过“红旗渠特等劳模”的奖状并与大家齐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时,那一刻,台上台下的所有人,都仿佛穿越时空与当年那10万开山者产生了深沉的共鸣。

与山共峻极,与水同流长。习近平总书强调: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骄娇二气,像我们的父辈一样把青春热血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这次的寻根之旅,让我认识到红旗渠不再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水渠,而是横亘在太行山间的巨大精神坐标。

作为媒体工作者,同样也是民盟盟员,我要把这份红旗渠精神转化为日常工作的强大动能,双岗建功,履职尽责,积极发挥媒体的“桥梁”作用,始终坚定不移地以服务社会为己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热爱并忠于本职工作,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要有敢于战天斗地的气概与勇气,为媒体变革之路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民盟上海市委文化传媒委员会盟员)

责任编辑 任晓慧 xcb@shminmeng.com